

說屁股



這題目似乎不大雅馴，這一向不現於光天化日的東西怎麼能進入神聖的文字殿堂？其實不然，屁股也有文化（廁所不是有廁所文化麼？廁所可以有文化，屁股為什麼不能有？何況人類因為生着屁股才造廁所的呀）。前人載之於文，今人哼之於歌，古今同調，前後輝映。

明萬曆時有個進士趙南星，天啓年間曾任吏部尚書，他看不慣魏忠賢的無法無天，指鹿為馬，但又得罪不起，便寫了一本嘲笑調侃的《笑贊》，其中有篇《屁頌》，說有個秀才壽齡已滿，去見閻王。閻王偶爾放個屁，秀才立即獻上《屁頌》，熱情洋溢地讚道：「大王高聳尊臀，洪宣寶屁。依稀絲竹之音，彷彿蘭麝之氣。……」閻王聽罷，骨頭都酥了，便給這秀才增加了十年陽壽。

《屁頌》駢四驪六，文字潤亮，然又肉而麻之，讀了渾身起雞皮疙瘩。如果也仿那位秀才的「拍」功，我也贈上兩句：「拍家之絕唱，馬屁之經典」。

屁股既與「屁」沾邊，可見放點屁不足為怪。聖人偉人名人也不例外，不管放的是大屁小屁響屁屁連環屁屁裡屁，總之都是臭屁。把臭屁拍而吹之，說成是「蘭麝之氣」。這位寫屁文章的秀才固然該扔進阿鼻地獄，但被拍昏了頭的閻王難道就心安理得無可自咎了麼？

屁股的功能，除了拉屎（這就忍不住開了）與放屁，還可以運動健身——趙南星寫《笑贊》的五百年後，我們的耳畔縈繞過范曉萱的《健康歌》，此歌一度甚囂塵上。有歌詞道：「左三圈、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；咱們一起做運動。」不知是什麼風，這些年來，豐乳肥臀大行其道，甚至有人在台上脫得只剩下一副乳罩（其實是半裸半罩）和一條三角褲以展示其美妙絕倫的光屁股。也許某些人以為屁股比臉蛋更「養眼」，所以從前藏之掖之的屁股現在某些人敢為天下先，當衆亮相。這真是屁股「文化的極致」！

一位對屁股深有研究的某君說，屁股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地位。這是因為屁股所坐的位置不同：小孩子的屁股坐在地上，乞丐的屁股坐在階沿上，農民的屁股坐在田塍上，打工族的屁股坐在竹椅板凳上，老闆的屁股坐在轎車的沙發上……就是乘坐交通工具也可以看出點門道，屁股坐馬車、拖拉機、自行車、三輪車的是老百姓，坐摩托、公交車的是上班族，坐軟臥、紅旗、寶馬、奔馳、飛機波音七七七的一定是官員和大款，高級官員的屁股落在專用坐騎上，低級職員則用11號車。在辦公室裡，一推門就看到背脊和屁股的是一般員工，而領導則是坐裡朝外的。

忽然想起魯迅說過的幾句話。大意是：中國人是很聰明的，比如屁股肉多，厚實，耐打，所以中國人發明了「打屁股」；大腹生有膝蓋，也派不上多大用場，中國人就發明了「下跪」。不過，這些玩意兒已經成為過去，只有在演出京劇或別的古裝戲時，才可以見到。

由屁股連想到過去農村中着開檔補的小孩，常常隨便蹲在地下大便。大人站在一旁看着，不住地說「挪個地方」。這是爲了提醒孩子注意保持屁股的乾淨，卻完全想不到地面清潔的辦法。挪了許多「地方」，其實不過是到處撒濫污。當年這辦法是通行的，沒有誰覺得不合適。

這類現象，現在已經看不見了，這要歸功於社會進步的結果。不過細細想想，同樣的思想方法不但並未絕迹，有的地方時還很觸目驚心，大家也同樣熟視無睹，不以爲不然。譬如將不稱職或很不稱職的幹部走馬換將，易地當官，就是這種思想方法的表現。這當然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，或簡直不能稱之爲一種好方法。

別看有些人的屁股到處招搖，出盡風頭，可一旦犯了事，坐了牢，雖然時下不作興打板子，屁股可免遭皮肉之苦；但聽你屁股再肥再美，扭出百般姿態，別人也不睬你了。屁股和臉蛋雖有上下之別，但其榮辱關係卻是辯證的，對立統一的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

古時上朝開會

流 沙

據說歷史上最勤政的皇帝是雍正，這個大搞文字獄的嗜血皇帝天天上朝，打理政務，不遊山玩水，也不去遊獵，一心撲在工作上，整整十三年沒有出過北京。

歷史上說雍正是被呂四娘所殺，其御體下葬時是沒有頭顱的。其實，雍正是暴病而死，估計是服了什麼丹藥、或是中風、腦梗之類的急病。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天，雍正就感到身體不適，但仍然堅持上班，到了晚上就不行了。

皇帝天天上班，那麼大臣們就慘了。皇帝上班叫上朝，皇帝上朝時，大臣們要陪着上。

按照清律，皇帝是五更上朝，相當於北京時間的五時至七時。即使是七時上朝，皇帝六點鐘就要起床了。而大臣們要趕到宮裡，那麼他們至少得提前兩個小時，大臣們應該在三時至五時之間起床，洗漱用餐後往宮裡趕。

大臣們如果遇到一個不太理朝政的皇帝，可以一覺睡到自然醒。但遇上雍正這樣天天上朝的皇帝，那就要吃苦頭了。

在南京王王府，我看到朝堂兩邊有許多廊房，這廊房裡面有桌櫈、床鋪，就是專供大臣們休息用的。看看這些簡陋的房子，可以想像出當年大臣們在晨曦中等待進朝的樣子。

哪些大臣需要上早班，範圍是非常廣的。唐時是「諸在京文武官員事九品以上，朔望日朝；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、員外郎、太常博士，每日朝參」。也就是說，京師中的副部級以上官員差不多都要上朝。民間說百官上朝，那就是說，每天有一百多人要開會理事。

有本叫《明皇雜錄》的古籍就記錄了古時官員上朝的場景：「五鼓初起，列火滿門；將欲趨朝，軒蓋如市。」五鼓，相當於現在的五點左右，天還只有蒙蒙亮，如果是冬天，此時是漆黑一片，但大臣們就要上朝了。他們打着火把，從街巷中走過，向皇宮進發，軒蓋多得就像趕集一樣。

明朝有個叫高啓的文人，寫了一首《早至闕下候朝》，詩云：「月明立傍御溝橋，半啓拱門未放朝。」你看看，官員們爲了不遲到，提前到達官門，站在月色之下等待開門。其辛苦可見一斑。

如果皇帝心慈手軟，大臣們無非是辛苦而已。但遇上一個喜怒無常的皇帝，大臣們那就糟糕了。朱元璋當政時代，大臣們上朝前都要與妻兒作別的，因爲此次上朝，不知道會不會活着回來。

你想想，三五點鐘起床告別家人，戚戚然地去開會，這官當得還有什麼樂趣？

這題目似乎不大雅馴，這一向不現於光天化日的東西怎麼能進入神聖的文字殿堂？其實不然，屁股也有文化（廁所不是有廁所文化麼？廁所可以有文化，屁股為什麼不能有？何況人類因為生着屁股才造廁所的呀）。前人載之於文，今人哼之於歌，古今同調，前後輝映。

明萬曆時有個進士趙南星，天啓年間曾任吏部尚書，他看不慣魏忠賢的無法無天，指鹿爲馬，但又得罪不起，便寫了一本嘲笑調侃的《笑贊》，其中有篇《屁頌》，說有個秀才壽齡已滿，去見閻王。閻王偶爾放個屁，秀才立即獻上《屁頌》，熱情洋溢地讚道：「大王高聳尊臀，洪宣寶屁。依稀絲竹之音，彷彿蘭麝之氣。……」閻王聽罷，骨頭都酥了，便給這秀才增加了十年陽壽。

《屁頌》駢四驪六，文字潤亮，然又肉而麻之，讀了渾身起雞皮疙瘩。如果也仿那位秀才的「拍」功，我也贈上兩句：「拍家之絕唱，馬屁之經典」。

屁股既與「屁」沾邊，可見放點屁不足爲怪。聖人偉人名人也不例外，不管放的是大屁小屁響屁屁連環屁屁裡屁，總之都是臭屁。把臭屁拍而吹之，說成是「蘭麝之氣」。這位寫屁文章的秀才固然該扔進阿鼻地獄，但被拍昏了頭的閻王難道就心安理得無可自咎了麼？

屁股的功能，除了拉屎（這就忍不住開了）與放屁，還可以運動健身——趙南星寫《笑贊》的五百年後，我們的耳畔縈繞過范曉萱的《健康歌》，此歌一度甚囂塵上。有歌詞道：「左三圈、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；咱們一起做運動。」不知是什麼風，這些年來，豐乳肥臀大行其道，甚至有人在台上脫得只剩下一副乳罩（其實是半裸半罩）和一條三角褲以展示其美妙絕倫的光屁股。也許某些人以為屁股比臉蛋更「養眼」，所以從前藏之掖之的屁股現在某些人敢為天下先，當衆亮相。這真是屁股「文化的極致」！

一位對屁股深有研究的某君說，屁股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地位。這是因為屁股所坐的位置不同：小孩子的屁股坐在地上，乞丐的屁股坐在階沿上，農民的屁股坐在田塍上，打工族的屁股坐在竹椅板凳上，老闆的屁股坐在轎車的沙發上……就是乘坐交通工具也可以看出點門道，屁股坐馬車、拖拉機、自行車、三輪車的是老百姓，坐摩托、公交車的是上班族，坐軟臥、紅旗、寶馬、奔馳、飛機波音七七七的一定是官員和大款，高級官員的屁股落在專用坐騎上，低級職員則用11號車。在辦公室裡，一推門就看到背脊和屁股的是一般員工，而領導則是坐裡朝外的。

忽然想起魯迅說過的幾句話。大意是：中國人是很聰明的，比如屁股肉多，厚實，耐打，所以中國人發明了「打屁股」；大腹生有膝蓋，也派不上多大用場，中國人就發明了「下跪」。不過，這些玩意兒已經成為過去，只有在演出京劇或別的古裝戲時，才可以見到。

由屁股連想到過去農村中着開檔補的小孩，常常隨便蹲在地下大便。大人站在一旁看着，不住地說「挪個地方」。這是爲了提醒孩子注意保持屁股的乾淨，卻完全想不到地面清潔的辦法。挪了許多「地方」，其實不過是到處撒濫污。當年這辦法是通行的，沒有誰覺得不合適。

這類現象，現在已經看不見了，這要歸功於社會進步的結果。不過細細想想，同樣的思想方法不但並未絕迹，有的地方時還很觸目驚心，大家也同樣熟視無睹，不以爲不然。譬如將不稱職或很不稱職的幹部走馬換將，易地當官，就是這種思想方法的表現。這當然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，或簡直不能稱之爲一種好方法。

別看有些人的屁股到處招搖，出盡風頭，可一旦犯了事，坐了牢，雖然時下不作興打板子，屁股可免遭皮肉之苦；但聽你屁股再肥再美，扭出百般姿態，別人也不睬你了。屁股和臉蛋雖有上下之別，但其榮辱關係卻是辯證的，對立統一的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

一九三九年許地山在香港淺水灣留下的生活照：左起：陳君藻夫人鄭雲卿、兒子陳文達（前站）、陳君藻、小女兒陳雲湘（手抱）、許地山夫人周俟松、許地山、港大外籍教授

一九三九年許地山在香港淺水灣留下的生活照：左起：陳君藻夫人鄭雲卿、兒子陳文達（前站）、陳君藻、小女兒陳雲湘（手抱）、許地山夫人周俟松、許地山、港大外籍教授

朱可夫的浮沉



樂 朋

不過，斯大林後來良心發現。在一九五二年，把朱可夫弄進領導層，當了蘇共中央委員。一九五三年，斯大林逝世，朱可夫幫助赫魯曉夫登位，剪除了政敵貝利亞，提升了朱可夫五年提升朱可夫躋身蘇聯高層權力圈。接下來的一幕，更加離奇、弔詭。

一九五七年六月，林科夫趁赫魯曉夫出訪芬蘭，策劃了芬蘭國防部長，並在次年把他安排進入蘇聯中央主席團，任候補委員。至此，朱可夫躋身蘇聯高層權力圈。

不過，斯大林後來良心發現。在一九五二年，把朱可夫弄進領導層，當了蘇共中央委員。一九五三年，斯大林逝世，朱可夫幫助赫魯曉夫登位，剪除了政敵貝利亞，提升了朱可夫五年提升朱可夫躋身蘇聯高層權力圈。接下來的一幕，更加離奇、弔詭。

一九五七年六月，林科夫